

醒世
小說
花
中
恨

張
琴
園
著

第一回 一紙家書來懷疑莫測 三更與毆毆萌念輕生

在一個夏日的傍晚間，天上微有幾片薄雲，在一鉤彎月的下面停泊着，院中欽株長綠柳，把它的弱枝倒垂着，因為一點風絲沒有，所以那樹葉處在微烟蕩漾中，一動不動，正在這時，有一個青年，穿着一身深藍色的學生服，站在院中的柳樹下邊，兩眼注視着那其心如染的樹葉，兩手背在身後，交叉的反垂着，他看得許久許久，正看得出神的當兒，旁邊過來一個侍役打扮的人，走到他的近前，奇了一聲王先生，你來了一封掛號信，說着右手便向這青年遞那個郵局的收到條，在候他打聽的樣子，這個青年忽聽有人和他說話，猛的驚醒過來，緊接着就把視線挪到那個侍役人的身上，很慌張的又反問了一句道：甚麼事？那侍役人又說了一句：你來了一封掛號信，他好似才有些明白了似的，於是把收條接過來一看，因為天色已經很晚了，他站的這個地方又沒有燈光，當然是看不清字跡的了，於是她又怔怔的向那侍人道：你去把那個機關的條遞，給他。上一個就完了，那侍人道：先生你是怎麼了，咱這裏不是宿舍嗎，機關條遞是在辦公處裏，這樣晚又難得這樣遠，郵差還在候着，即是去取，也有些來不及啊，這青年他聽了這幾句，才恍然大悟的，連連笑着道：是的是的，一面說着，一面

拿了收到條，回到宿舍屋裏去。那個待人見他拿了收條同屋裏去，這一定是給藍襪去了，當然不必自己再跟了去，於是就工作旁的事務去了，這青年進得屋裏一看，一個同人也沒有，祇有郵差站在一個方桌子的旁邊，在候着哩，這青年很忙迫的，向那郵差做點一點頭，那郵差也微微把頭一點，表示還他的那個點頭禮，他於是由右邊的底下衣兜裏，掏出自己的名戳來，沾些泥，往收條上一按，然後交與郵差，郵差接過去，又一點頭，便轉身走出去了，這個青年看郵差走去，又看了看屋裏，仍舊沒人回來，他這才坐在方桌旁邊，一個半圓的木椅子上，將信拿起來，在一百度電燈底下，一看封皮，中間大字是寫的王瑞（吾兒拆視，他祇這一看，就知道是家裏來的信了，但是家裏因何竟來起掛號信了，真是令人不解，或者是有甚麼要事，他心裏這樣想看，手裏已將封口拆開，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一撥，把信紙夾了出來，鋪在桌上，仔細的從頭一看，見是

瑞昌我兒知悉，茲於六月十九日（舊曆）晚間，忽闖入我家強徒三人，分持槍棒向威喝，母本女流，何曾見此，當時幾乎嚇昏，強徒三人，遂翻箱倒篋，將所有細軟盡行搜去，細裁而逃，及事後報警察分駐所追緝時，當因青紗褲起，已均杳無踪影，現尚通緝中，母經此番恐嚇，精神錯亂至極，幾乎不支，又兼被奪如洗，目下生計即時發生問題，所幸汝尚在差，即希於見信後，立即匯來國幣三四十元，以濟眉急，而免斷炊，是為至

喝，

母具（六月二十一日）

母求人寫信非易，幸我兒遠子辦妥，立時寄來，勿令老母再於萬難中去求死？

他看到家裏鬧進去胡匪處，臉上立刻紅漲起來，及看到被搶處，那臉上紅潮立時退去，變做白色了，及看到老母被嚇幾病，並向他要錢的地方，他的臉便整個成了青的了。怒的站了起來，兩眼不住的仍望着那信，怔了一陣，又把信拿起來，從頭詳細的連看了兩遍，都是一樣言辭，這決不會是假的了，遂將信放下，慢慢的又坐到椅子上去，仰起頭來，不住的望着燈傘，心裏那一種的錯亂，幾乎不能形容，繼又想道，不能不能，我家絕對不能有這樣的事情，許是我母親故意來這樣信，好教我快些往家裏匯錢罷了，又一想這不是信上寫得明白明白的嗎，大凡當老人的，即是向兒女要錢，也不至於非得這樣說不可，並兼我母親是向來疼愛我的，更不能以無作有，來恐嚇我的，想到這裏，又覺得這事，是千真萬確的了，遂復把頭低下，猛的又看到信尾，替着一行小字，說是求人寫信不易，教急速辦妥，立時匯來，別再令母於萬難中去求人等語，復在立時匯來句上，畫幾個圈，這是表示重要，若由這幾句看來，或者真是怕我見着信不着急去辦，故意假說有這樣事情，好催着我趕快寄錢，他想到此處，面上始稍現出緩和的樣子了，再看屋裏，還是沒人進來，於是又想到，凡是被搶的人家，都是有人從中作眼線，不然不知道究竟的，任是甚麼人，也不敢便去強搶的，現在我們家

裏，除我母親之外，沒有旁人，也沒有不良的人在家裏來往出入，那裏竟會被作眼線的人，偵查確實，若依此想來推測，被搶的這個話決不會真實的，准是我母親看我年輕，怕我在外邊把錢都妄費了，才故意這樣來說，連催我往家匯錢，再警戒我有蕩行的行為，這是決無疑意的了，他想到這裏的時候，先前那個當差的就進來了，他於是看了看壁上的鐘，才八點三十分，遂告這當差的照看屋子，他便由這宿舍裏出來，往東大街上走去，他本是因羣家裏來信，來得心裏不耐煩，再加同人也都沒回來，自己很無聊的，天還很早，是隨便出來走走，也沒有固定的目的地，在街上倘遇到同人時，一同在街上繞一個圈，就一同回去了，孰知他的心裏是還在心思那封信裏的事情，不覺的由東大街拐入南邊小十字街裏的一個胡同去，老遠望見在電燈底下，圍着一羣人，一個穿條伏綢小褂的，二十多歲，和一個五十多歲，推單輪車作小買賣的爭吵，這才把他的思潮打斷，逕往這裏走來，聽那個年輕的道：「怪不得你發財，有錢作買賣，原來淨這樣來的錢啊，我們再也找不着這樣的便宜事，祇見那個推車的買賣人，滿臉現出幾乎爲情的樣子，一語不發，低下頭去，任人家去數落，玉瑞昌走近了，瞥着燈光，細看，見這推車的面，尚呈現幾分老實的樣兒，他心裏越是懷疑，不明白內中怎麼回事，憑這樣人也不會作出何等不法的事情，爲何令這個青年人這樣的斥責？」他正發呢，他想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於是走上前去，可巧正有一處人沒圍嚴，露出空路，